

完颜海瑞 著

归去来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完顏海瑞 著

歸去來
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去来兮/完颜海瑞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02-005290-8

I. 归… II. 完…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865 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 博

归 去 来 兮

Gui Qu Lai Xi

完颜海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5290-8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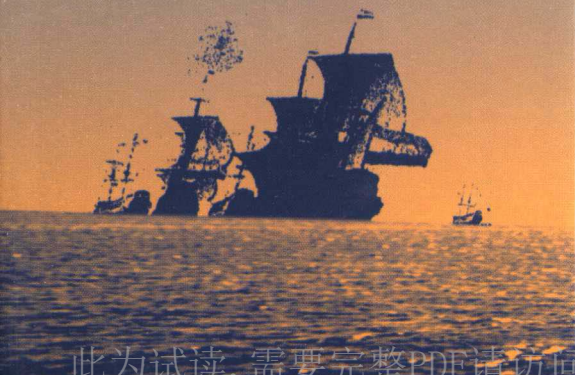


宅顧海瑞

归来兮

完颜海瑞，满族，一级作家，
现任合肥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津贴。

主要作品有长篇历史小说《天子娇客》、《神鹰》、《丁玉兰》等，电视连续剧《梅姐》、《天子娇客》以及散文、诗歌、戏剧等多部(篇)，作品曾在国内多次获奖，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与关注。



归来兮

责任编辑：赵水金 刘海虹
书名题字：完颜海瑞
封面设计：吴慧

ISBN 7-02-005290-8



9 787020 052905 >

第 一 章

春日阳光下的海面上，微风，海水悄悄地温柔地舔吻着参差不齐的海岸，吐出一股股淡淡的咸腥味。晚霞流丹，海面上如同绽开了万朵艳丽的红牡丹，却见不到一条渔船、一片风帆、一张收撒的渔网，显得无限空寂和苍凉，只有翱翔的鸥群咿呀盘旋，时而嬉戏追逐，时而俯冲海面。叼着鱼的海鸥鼓动双翼朝岸边飞去。鱼儿照旧自由自在地优哉游哉，或浮出水面或腾跃海空，亮出的鱼翅在开满红牡丹的水波上浑然编织成一幅亮丽的海毯；溅起的浪花在倒射的夕阳下闪烁着耀眼的银光。对于它们近在咫尺的天敌，鱼儿似乎毫无警觉，毫不在意，毫未戒备。因为这百万条千万条组成的游鱼大军，偶尔被海鸥叼去几条，实在是不足以动摇军心，海鸥对于它们生命的威胁比起成千上万条渔船上撒下的鱼网来说，真是微不足道……从两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在它们生存的这道海峡上，星罗棋布的大小渔船，突然间神秘地消失了。两年以来，未曾见片帆片网，于是逃避渔民捕获的鱼群将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千传万，便出现了海面上这庞大游鱼阵容的壮观景象。

伫立海岸遥望大海良久的福建总督姚启圣抹了抹花白稀疏的胡子，长叹一声，心中念道：“唉，战事不息，百姓遭殃啊！”他转身踏着沙滩往回走，中军侍卫吴长材紧随其后，黄色细碎的沙粒上拽出两个人长长的影子。

突见奔来的马上跳下一名军士，趋前报告：“禀报总督大人，大批渔民越过界墙、湾港，海上发现百条渔船。”

“啊，”姚启圣从沉思中警醒，急问，“水师提督万大人知道么？”

“水师提督万大人、宁海将军喇哈达都已亲自前往镇压。”

姚启圣把手一挥，说：“快去湾港！”

姚启圣跨上一匹灰色健马，清瘦的身躯在高大的马背上显得弱不禁风。他紧抖缰绳，猛磕马镫，灰马啾啾嘶鸣，撒开四蹄，顺着一道绵延不绝的铁蒺藜拉成的围墙飞奔。这道沿着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直到广东五省海滨筑成的界墙，被百姓称为海边的万里长城。凡筑界墙处，逢山开沟，两丈余宽，名为界沟；又于沟内筑墙，厚四尺，高八丈，称界墙。遇溪河平地，则用大木桩栅和铁丝勾连。每隔五里于高埠处置一炮台，炮台外设有两个报警烟墩。每二十里设警盘一座，有营将千总、把总率兵守护，白日里派兵轮番瞭望，到夜晚则伏路监视。一旦遇有警情，立即燃起烽烟，左右绵延、次第接燃，各营将士就紧急出动，所有渔船一律不准越界墙出海。这海中不见片帆的情形，成了自顺治以来沿海的独特景观。

阳光下绵延起伏的界墙，像一条无限伸展蠕动的巨大蜈蚣，那形似无数只蜈蚣爪子的铁蒺藜，在巨大的身躯上支楞着，显得丑陋而凶残，令人感到恐怖而恶心。“筑界墙实出于无奈啊，”姚启圣常这么辩解。因为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大军扬帆过海，攻占台湾，迫使红毛荷兰人缴械投降，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三十八

年的霸占历史。姚启圣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这一壮举将荣耀地载入华夏史册,但他对郑成功顽固反叛朝廷,将台湾作为堡垒,控制金门、厦门、海澄、福州,继续着他反清复明的斗争,却视为大逆不道……康熙登基以后,郑成功病逝。他的儿子郑经接位,继承父亲遗志,凭着海峡天险,继续与朝廷对峙,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康熙多次遣使到台湾招降,郑经提出,台湾要照朝鲜事例,不削发、不易服、世守台湾,愿意向朝廷称臣纳贡。康熙皇帝拒绝了郑经的要求,说:“郑经可以封藩,可以世守台湾,但既受封称臣,自然不能与大清异其制,别其服。”郑经也寸步不让,严辞拒绝:“欲削发,至死不降。”就这么互相对抗,十多年相持不下。当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叛乱时,盘踞台湾的郑经乘机与其勾结,遥相呼应,派兵渡海登陆,占领沿海城市厦门、海澄等地,不断袭击清兵。而沿海百姓一直对国姓爷郑成功有着好感,所以源源不绝地、或明或暗地供应郑军物资、粮食,还不时组织乡勇参与郑经偷袭清营……康熙十七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马上任的。面对这种局面,他思虑,郑经在沿海一带不断收拢人心,扩大势力,很有星火燎原的可能。既然招抚难遂,不如采取特殊措施。于是,他向康熙上了一道奏章,疏请在沿海重新迁界的举措,康熙认可批办。姚启圣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当他遵旨在福建沿海施行迁界之后,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他下达迁界命令的那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告示限在三天之内,濒海千里居民必须迁往内地。他督派万名清兵铁骑,如同进入前线敌阵,呼啸着、吆喝着,蹿突四方,界墙以外的房屋一把火烧光,一夜间成了千里火龙;又将城堡全部拆除,山寨一律毁坏,铁骑横冲直闯,挥举鞭棒,逢人便打,数十万百姓于匆忙间或赶着牛车载运货物,或肩挑手提锅碗杂什,扶老携幼,踉踉跄跄,哭声盈野……告示语词严峻,充满杀

机：凡内地居民胆敢窜入界外者，一律处死；商船、民船、渔船，严禁下海，违者格杀勿论……界墙上高挑着数十颗血淋淋违禁的人头，令人毛骨悚然。他疯狂般亢奋，面对这一幅幅凄惨的画面，全无恻隐之心，只觉得这是一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刚猛壮举，是对台湾郑氏实行坚壁清野的铁血策略。意在以此严密的封锁隔绝台湾郑氏与沿海反清势力的联系，断绝郑氏从大陆得到物资给养……果然，两年以来，沿海地区往日那种人口稠密、田稼丰茂、村镇富庶的繁荣景象消失殆尽，变得不见人迹、遍地蒿莱、千里焦土、鼠兔乱窜，万般荒凉。而迁往内地的百姓，又多无耕地财产，只得四处乞讨，结伙打劫，有的干脆铤而走险，偷渡过海，投奔台湾……

半个时辰之后，姚启圣飞马到了湾港，就见千名清兵将士各执兵器，严阵以待，见了姚启圣，随即闪开一道人墙。姚启圣冲到岸边一块巨大的礁石边下了马。宁海将军喇哈达，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立即向他靠拢来。

“万军门，”姚启圣接过铜制长筒望远镜附着眼睛向海面搜寻，问道，“有多少条船下海？”

万正色回答：“据巡哨禀报，出海渔船总有六七十条之多。”

姚启圣从望远镜中看到了正在撒网的渔船，船船相接，形成了一个合围，听了万正色的回答，他生气地说：“这许多船只，也不是几只苍蝇，怎么就能越过界墙，忽然飞到海上了？”

万正色也不客气地回答道：“重设界墙两年以来，大人见过这许多船只出海么？若不是内地官吏渎职，还有……陆路官兵疏于防范……”

宁海将军喇哈达没等万正色说完，便粗声大气地回敬说：“万大人，这海上违禁，与陆路官兵何干？”

万正色抢前一步，就要发火，姚启圣摆摆手，说：“二位大人

不必争执。赶快派船下海，晓谕渔民，立即返港。”

万正色道：“我已派快船下海传话，但渔民冥顽，不肯移帆。制台大人，不如派一百只舢舨快船载一千名水兵前往驱逐，渔民如不遵命，一律诛杀。”

姚启圣摇摇头：“不要如此兴师动众。这样吧，再遣二十只快船前往，重申禁海律令，谕示出海渔民迅速归帆，否则严惩不贷！”

万正色说：“既然大人以仁义为重，咱就先礼后兵。倘若渔民依然不听劝谕，决不轻饶。”

于是，万正色又选派二十只舢舨和八百名兵勇待命。将要移帆时，姚启圣忽然说：“万军门，渔船太多，招摇过大，为慎重起见，我与你随船前往，向渔民说清禁海宗旨……”

万正色吃惊地问道：“总督大人要亲自下海？”

姚启圣点点头：“对于郑逆海寇，尚以仁德而感化，招降议抚。对我大清辖下子民偶有不规，更当怀柔晓义了。”

“那好，就依制台大人意旨。”万正色、喇哈达便与姚启圣带上六十名护卫，上了一艘楼船。

二

这支船队扬帆疾驶，一袋烟工夫就到了渔船撒网的海域。

楼船甲板上旌旗飘摇，两块大牌上书写“肃静”“回避”大字，一个侍卫戎装披挂，立于船头，大声喊话：

“渔民们听着，朝廷颁布禁海法令，律条明确，尔等不遵法度，公然抗令出海。今总督姚大人、水师提督万大人有谕，着令尔等速速收帆回港。姑念尔等初犯，不予追究。”

渔民们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不理睬，继续着他们的撒网捕捞。

万正色火了，说：“刁民抗命，不可姑息。再向他们宣谕，如不立即归帆，全部处死。”

姚启圣摆摆手，向传话侍卫道：“你乘快舢前去传本部院口谕，着他们派出两名代表前来，就说本部院有话面谕。”

侍卫的快舢向渔船驶去。不过片刻，便见一渔船随快舢来到楼船跟前。渔船上一名老渔夫和一位年轻女子被引上楼船。

“小民参见总督大人，提督大人！”老渔夫边说边与年轻女子伏地叩头。

姚启圣语气温和地说：“罢了，起来说话。”

老渔夫面色黧黑，脸上纵横交错刻着一道道深纹，花白的胡须上沾着溅起的水珠，一条细细的辫子顺着额头盘绕着，听到姚启圣的话，便与年轻女子站起来，躬腰点头连说“谢大人！”

“你们是哪个县哪个村的？”姚启圣问。

“小民是……”老渔夫迟疑地回答说，“小民原住铜山滨海渔村，世代以打鱼为生……”

“我问你如今安置在哪里？”姚启圣打断他的话。

老渔夫刚欲开口，年轻女子抢先说道：“大人询问小民如今安置何处，小民实在不好回答。”

“嗯，那是为何？！”

“大人容禀，”年轻女子从容地说，“自从迁界两年以来，小民被迁到闽清县，安置在龙岩村，脚跟还没站稳，那里的县吏、乡吏便向小民索要迁家税费；龙岩村的乡亲又不乐意接受我们进村。我们这几百号滨海渔民只得离走，成了四处流浪的乞丐，搭棚为家，寻江河湖泊打鱼。但又偏偏被当地村民打骂拦阻，小民实在是被逼无奈，这才铤而走险，出海捕捞，只想不致活活饿死，并无抗拒官府的意思。还望大人怜悯百姓艰难，网开一面，放小民一条生路。”

“荒唐!”姚启圣瘦削的两颊强烈地蠕动着,生气地说,“迁界之后,官府均有妥善安置,并拨官银交付各安置县乡,何来反有索税之说?!”

万正色插话:“刁民造谣,借口抗令,你知罪么?”

年轻女子勇敢地正视着咄咄逼人的万正色,见他长长的脸上藤纹蠕动,额头上横着一道暗红色凸起的肉梗,满脸都是杀机,但毫无畏惧地顶撞说:“小民所说,句句是实。大人如若不信,尽可前往察查。上天有好生之德,大人体察民情。不光是我们渔村这几百户人家,自从迁海以来,沿海方圆千里,遍地蒿莱,数十万小民实在无路可走,不甘活活饿死,才不得不出海打鱼,怎能说是有罪?!”

“大胆!”万正色愤怒地跨步逼向她,下意识地按着剑柄,怒嗔道,“贱丫头,你妖言惑众,想造反吗?”

老渔夫赶忙作揖,说:“大人息怒,小民都是规规矩矩的顺民,哪敢造反?这丫头也是急不择言,说话没有轻重,大人不计小人过,求大人海涵。”又向年轻女子说道,“腊姑,快向大人赔罪。”

叫腊姑的女子硬是转过身去,不肯认错。

姚启圣绷起瘦脸,啐了一口,说:“你们回去立即传本部院口谕,所有出海渔船即刻收网返港,违者按律处置。”

“是,是。”老渔夫点头哈腰,赶紧拉着腊姑跳上渔船,朝着仍然在撒网的船队驶去。

惶恐不安的渔民们见老渔夫与腊姑回到船队,急忙聚来询问:“官兵准许下海了吗?”

“打郑家打了几十年,没完没了,这样打到驴年马月才算完事?!”

“我们不能扎起嘴巴不吃饭哪!”

“与其饿死，不如不睬他那狗屁禁令。自古至今，没听说下海打鱼也算犯什么王法！”

腊姑听了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后，冷静地说道：“各位乡亲，反正是得罪官府了，谅他们也不敢动武，不如乘天黑之前，再多捞些鱼。走，躲过官兵，我们移往东南海面撒网。”

一位大嫂反对说：“腊姑，万一官兵翻脸，上来开了杀戒，就遭殃了。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回港去吧。”

腊姑大声喊道：“官兵不让我们打鱼，反正也活不成了，如果官兵灭绝人性，动武打杀，我们就跟他们拼了……到台湾投国姓爷去！”

“对，投国姓爷去！”

“饿死不如拼死！”

海上一片呐喊，同时收网扬帆朝东南海面驶去。这群渔民中，只有二十多个青壮年男子，其余都是老人和妇女。两年前，官兵与郑将刘国轩在厦门、澄海、汕头大战中，郑军惨败，在逃往台湾之前，他们大肆掳掠青壮男丁充军，带去台湾。腊姑和丈夫海子成亲不到三个月，海子便被拉走了。这些妇女多与她有同样的命运。

过了一袋烟工夫，万正色对着望远镜忽然惊呼道：“总制大人快看，那班渔民公然抗令，朝台湾方向去了。”

姚启圣抬抬手，斩钉截铁地下令：“快追！拦截驱逐，赶回湾港！”

万正色咆哮地喊道：“刁民若敢顽抗，格杀勿论。”又向身边侍卫说道，“速调舢舨四十只，迅速包围渔船。”

姚启圣凶狠地说：“迅速拦截，如冥顽不化，杀无赦！”

万正色更是歇斯底里地扯起嗓门叫喊：“各舢舨兵士火速出动，将投敌刁民一网打尽！”

海面上响起了号角声,此时刮起了北风,舢舨帆借风势,劈波斩浪,箭一般向渔船追了过去。

正在移帆的渔船本来只想摆脱官兵的纠缠,趁着好天气多捕些鱼虾,然后返港,也可支撑一些时日。忽然听到号角声,随即传来几声炮响,炮弹在渔船间炸开,溅起一丈高的水柱,有颗炮弹正好落在腊姑前面的一条船上,那位大嫂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渔民一片惊呼,慌了手脚,有的扔了鱼网,有的扯下风帆,有的惊惶划船在原处打旋,不知如何是好。

腊姑大声喊道:“大家不能慌,官兵追上来了,我们的船不及他们的快,越逃越容易中炮弹。我看他们的来船不多,大家拿起鱼叉砍刀,调头迎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渔民们尖着嗓子呼应道:“和狗娘养的拼了!”

腊姑对老渔夫说:“周伯,你带着年纪大的大伯、阿婆先离开……”

周伯打断她的话:“不!我不能走,我练过拳脚,打过仗,水上功夫一顶十。这些狗官丧尽天良,凭我这把老骨头拼杀他十个八个也够本了。”

官兵的凶残激起了渔民的怒火,虽然他们以打鱼为生,由于长年以海为家,难免遭倭寇和海盗的侵扰,所以平时都学过一些防身武功,可以在猝遇海盗时抵挡一阵子。听腊姑、周伯的一番鼓励,渔民们群情激愤,一个也不愿意逃命,说是“要死大家一道死”。

“那好!”腊姑受到鼓舞,将衣襟紧紧挽了个结,伸手握起鱼叉,俏丽的圆脸上腾起杀气,望着疯狂扑来的官船,喊道:“乡亲们,迎上去!”

官船没料到渔民会反向冲来,忽然间成了近在咫尺的对阵,炮击已不起作用。万正色仓促下令向接近的渔船放箭,有几个

渔民中箭倒下。愤怒的渔民催帆奋进，齐声呐喊。

渔船与官船相接，一名清兵举刀向腊姑砍来，腊姑将身一闪，同时就势一叉刺去，戳进那个清兵的心窝；另一名矮胖清兵挺矛刺来，腊姑伸手抓住枪杆，用力一拽，矮子落入水中。腊姑身边一壮年男子用鱼叉向落水清兵猛地叉去，海水涌起一团血花。

腊姑侧脸见两条官船夹住周伯，喊了一声“周伯当心！”同时取出袋中铁蛋子连发数颗，颗颗击中围杀周伯的官兵。周伯抄起鱼网，奋力一撒，对面船上几名官兵被网了个正着，周伯用力收拢，如同跳鱼似的清兵被网下水中，手脚扑打，大喊“救命”。

天色渐渐黑下来，海上的风浪大起来，楼船上亮起灯火。

“杀死海贼！杀死海贼！杀他们一个不留！”万正色嘶哑着嗓子拼命喊叫，声音淹没在海啸声中。喇哈达也跟着狂叫，但他是生长在蒙古草原的旱鸭子，陆上铁骑驰骋，确实勇不可挡，以一当十，但在水中特别是在海上，他简直就如同徒有身架的僵尸，而且面对黑暗风浪中的大海，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眼见海面上的渔民造反，一筹莫展。他忽然想起自家的骑射功夫，于是弯弓搭箭，但不敢发射，因为天黑看不清，双方的船只又撕咬一处，弄不好就射着了自家兵士，只得无可奈何地挥舞着，咆哮着，可是尽管他喊破了嗓子，也如同在漫天雷鸣中的蚊蝇低吟而已。

腊姑忽然在灯光下看见了手舞足蹈的万正色、喇哈达，遂将船头一摆，接近楼船，连掷几颗飞弹，击中了万正色的左耳，打着了喇哈达的手腕，痛得他俩嗷嗷乱叫。

周伯见渔民死伤太多，边与官兵周旋，边向腊姑喊道：“传话吃水！”腊姑遂向身边渔民呼喊，“吃水”不一会传遍渔船。黑暗中，周伯与腊姑同时跳入大海，活着的渔民们知道周伯和腊姑传话“吃水”的意思，都纷纷跳入水中，凭借着他们在海上练就的水

性，一个个如浮游翻腾的海豚，舒卷自如，钻到官兵船下，顶托摇晃着船体，那船便在风浪中迅速颠簸，船上的官兵就像下元宵一样纷纷落入海中。这些官兵曾经是万正色在洞庭湖与吴三桂水军决战大胜的水勇，被万正色誉为浪里白条，然而面对这群有海中鲨鱼之称的渔民，他们就显得蹩脚了。水兵们在内陆江河中的水上功夫难以招架以海为家的渔民们的水中神技。一时间，有的官船被掀翻，有的船身大晃。周伯、腊姑等浮出水面，或跳上帆船，或抢夺兵船，渔民只剩下的五十多人在混沌的夜色中逃窜。呜咽的海风，黑暗的涛鸣，仿佛是为猝然而亡者的哀嚎。腊姑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活捉油煎姚启圣，千刀万剐万正色！”……茫茫黑夜，十几条满载血腥和泪水的小船在海浪中飘荡，不知驶向何方。

三

福建总督府后院花厅里，姚启圣端坐在烛光下发愣。院外池塘里蛙声如沸，门外大榕树梢上的一轮满月泼洒着银辉，院内越发显得清寂。

去年春天，海上那场水兵与渔民的恶斗，至今盘桓在脑子里。自从界墙设立以来，被驱赶进入内地的沿海百姓，不断聚众闹事，打家劫舍，啸聚山林，以至发生了海上悲剧，百姓和水兵死伤百余人，确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都是迁界移民造成的恶果，”有人向朝廷弹劾，“姚启圣戕害百姓，强设界墙，致使生灵涂炭。”

“完全是恶意攻讦，睁着眼睛说瞎话。”姚启圣想起这件事十分恼火，愤怒地在心里骂道。

确实，康熙十八年重开迁界移民内地是出自他的主张，在取